

樋口一叶文学中的女性自我意识表达

——无法出走的“娜拉”

崔中星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樋口一叶文学刻画了一个鲜活的女性人物，一叶笔下的女性开始了解自我，并有意地思及自己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在自我意识萌芽之后，她们有了新的追求：追求个体自由、追求自由恋爱、追求男女平等的婚姻生活等。然而，这只是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还没有成长到能始终如一，一旦遭遇阻力，很容易妥协并陷入迷失状态。这也是樋口一叶文学中所表达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局限性所在。她们自我意识表达的局限性，既与时代背景有关，也与樋口一叶的人生阅历和人生观念密切相关。

【关键词】：樋口一叶文学；女性；自我意识；局限性

The Expression of Female Self-consciousness in Higuchi Ichiyo's Literature

Zhongxing Cui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Gansu Lanzhou 730070

Abstract: Higuchi Ichiyo's literature depicts vivid female characters. Women in Ichiyo's writing begin to understand themselves and consciously think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and society. After the germina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they have new pursuits: the pursuit of individual freedom, the pursuit of free love, the pursuit of a married life of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so on. However, this is only the initial awakening of self-awareness, and it has not grown to be consistent. Once it encounters resistance, it is easy to compromise and fall into a lost state. This is also the limitation of female self-consciousness expressed in Higuchi Ichiyo's literature. The limitations of their self-awareness expression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Higuchi Ichiyo's life experience and life concept.

Keywords: Higuchi Ichiyo literature; Women; Self-awareness; Limitation

樋口一叶(1872-1896)是日本著名女作家、诗人，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在日本文坛享有“明治紫式部”的美誉。日本各界誉其为近代日本历史上第一位有影响力的女性作家，其创作对后期女性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女性人物的塑造是一叶小说的特色之一，一叶笔下的女性人物，多处于日本中下层社会，且自我意识开始萌动。自我意识是意识的一种形式，即主体对自身的意识。这些女性人物一方面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有着较为清晰的理解和半自觉的态度，同时在自由、恋爱以及婚姻等方面，有着与日本传统女性不一样的体验与需求。然而，她们的自我又存在着软弱性与妥协性，来自内外的压力使得她们无法将自我贯彻到底，对自我情感和尊重需求的追求也都无疾而终。这也使一叶小说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即一叶小说展示了不同境遇中的女性的相同悲剧命运。这种局限性既反映了时代对文学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也体现着一叶文学创作的现实性。可以说，要深入理解樋口一叶文学甚至明治文学，就必须理解导致这种局限性的原因所在。

1 家制度与人权思想夹缝中的自我主张

“文学是自己时代的儿子”，时代性赋予了樋口一叶文学独特的生命力。一叶所处的时代为明治前半期，这一时期正是日本古代旧思想与近代新思想角逐争雄的时期。1868年明治维

新后，日本打开国门接纳西方文明，“文明开化”运动就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日本封闭已久的思想大门。此时，西方的民权主义思想也随着这场“文明开化”运动传入日本，宣扬民权思想的代表性人物福泽谕吉，曾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1]的观点，强烈呼吁人们摆脱无视人民权利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主张人生而平等，无贵贱上下之分。在平等的基础上，福泽进一步提出应追求人的“独立自主”。所谓独立，就是能够支配自己的身体，在心理上不依赖别人^[2]。另一方面，作为古代旧思想的“家”制度是这一时期附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之一。日本的“家”制度，始于江户中期，江户末期至明治时期达到顶峰，大正时期开始走向崩溃，战后急剧解体。父系家长专制、家督继承、男尊女卑成为近代家制度的三大支柱^[3]。在这种家制度之下，近代女性不仅背负着男尊女卑的枷锁，还被要求恪守“三从之道”、“七出之条”。女性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整个一生都依附于男性，无法自主决定人生。在这些传统观念之下，女性成为男性的压迫对象，她们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整个家庭而活，显得无过却又无助。

在小说《十三夜》中，阿关的丈夫动辄以命令的语气斥责阿关，将家庭的不愉快归结为妻子的责任。阿关就像是生活在

黑暗的深谷里,忍受着丈夫的家庭冷暴力。直到再也无法忍气吞声,阿关在日本传统节日九月十三日这天夜里回到娘家向父母讨要休书。然而,面对几乎绝望的阿关,父亲毅然决然拒绝了阿关的离婚要求。父亲认为阿关应该牺牲个人保全整个家,应该以家集体为重。阿关默默听完父亲的话,不假思索立马就屈服了,打消了离婚的想法。阿关全然忘记自己在婚姻中正经历痛苦,甚至觉得自己提出离婚太过任性。跟整个家庭的利益比起来,自己的幸福已不再重要,她愿意回去继续过不幸的生活,就当自己心已死人继续麻木地活着。最后,阿关听从了父亲的劝说,并当即返回原田家。小说中父亲对阿关离婚的反对态度,体现的是以家父长制为中心的日本家制度。阿关作为日本近代女性,她的思考体现着近代思想的影子,并因此做出了向父母抱怨丈夫的冷暴力并索要休书的行为,这是被打下贤妻良母形象烙印的传统女性不敢做的事。父亲近乎无情的语言,深深地刺伤了阿关的自我。初步觉醒的女性自我意识,就这样被压制了。

可以说,传统的旧思想和近代思想在促进女性觉醒上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旧思想的根深蒂固以及近代思想存在的软弱性,又限制着女性的自我觉醒后另寻新路。这些女性人物意识到自己的可悲和不幸,但是她们没有真正做到解放自己,没有实质性的抗争行为,这体现了明治初期女性思想觉醒的不彻底性。那个时代的女性,欲单方面提出离婚,摆脱依附于丈夫的生活,需要莫大的勇气。阿关反对根深蒂固的旧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向往平等的夫妻关系和美好的爱情,但终究没能摆脱由男性制定的“女性”之道,没能摆脱日本根深蒂固的家集体意识,只好在具有强烈的自我主张与现实矛盾的夹缝中寻找自己的出路,而所谓的出路也不过的小心度日忍耐不幸而已。

2 无法脱离世俗观念的情感欲求

爱,是一种强烈的、积极的情感状态和心理状态。它代表着对人或事物有深切真挚的感情,是一种对人物、事物十分深刻的喜爱。而恋爱是最高自我统一,是本能和个性最完整自然的体现。恋爱甚至会胜过别的爱,如夏目漱石的《其后》,武者小路的《友情》,在日本近代作家笔下,当恋爱与友爱发生矛盾冲突时,他们选择让恋爱战胜友爱。关于恋爱与人的自我意识的关系,费尔巴哈曾写道:在爱里面,人流露出对自己孤独的个性感到不满,衷心需求别人同在,将别人也算作自己的本质。并且,仅仅把他的通过爱而跟他联结起来的生活才看作是真正属于人的、与人只概念,也即与类相适应的生活。个体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弱的、贫乏的;但是,爱却是强的、完善的、得到满足的、无缺乏的、自足的、无限的,因为在爱里面个性之自我感乃是类的完善性之自我感^[4]。

爱情是樋口一叶作品中常见的主题,其笔下的爱情并非如王子与公主之类童话般美好,故事的男女主角,是生活在社会

中下层,为生存挣扎,在情欲、真善美与利益纠葛之间权衡的平凡世界中的男女。其中《青梅竹马》最负盛名,余华曾说这是他读到过的最优美的爱情篇章,描写的是发生在两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一叶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男少女的心理活动,将情窦初开的情愫婉婉铺陈,如飘着一层轻纱般朦胧而神圣。《青梅竹马》中的爱情悲剧,不能完全归因于年龄尚且幼稚。信如作为寺庙家的孩子,以后注定会成为和尚,而美登利作为时下当红花魁的妹妹,未来必定是要成为艺妓。在世俗的眼中,两人的未来已定,哪有什么恋爱自由可言,甚至是不能拥有爱情。信如不是始终有意回避美登利以避人耳目吗?美登利不也对两人的关系缄默不语,独自消受心中的相思吗?

一叶小说中无疾而终的爱情故事并非一次又一次的巧合,而是来源于一叶自身坎坷、不幸的情感经历,其坎坷与不幸很大程度上又来自世俗的压力。一叶24岁逝世,终身未婚,感情经历几近空白。少女时代与涩谷三定下婚姻,后来樋口家做生意失败欠下债款,未婚夫涩谷三郎单方面表示悔婚。在获之舍时,与半井桃水产生师生恋。一叶考虑到自己是樋口家户主的身份,必须维护家族名誉,同时在“获之舍”的师生的干预下,与半井桃水彻底决裂,断绝了师生关系。樋口一叶的第二段感情在世俗的压力下也以分手而告终。此外,樋口一叶在家中极度缺钱的时候,曾向一位占卜师久佐贺孝借钱,却被要求委身做妾,樋口一叶断然拒绝。爱情生活中,未婚夫带来的挫败感、不愿损害家族名誉以及过于在意世人眼光的心绪,导致一叶本人及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在个人情感方面往往处于被动的状态^[5]。她曾在日记《蓬生》中,将自己比作《源氏物语》中贫穷丑陋的“末摘花”,在杂草丛生的简陋房屋里,抱着意思幻想苦苦地等待着“光源氏”的到来^[6]。一叶渴望爱情的同时,又缺乏追求爱情的坚定的勇气和自信,无法彻底抛却世俗之念,导致爱情在一叶小说中的往往是一个美好而奢侈的存在、是高岭之花。樋口一叶本人或其笔下的人物,通过对爱情的欲求来表露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时下的世俗之念过于根深蒂固,将自我意识遏制在了襁褓之中。

3 经济被动下的自我肯定

樋口一叶的父亲从事金融行业和房地产业,樋口家过着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生活。然而,15岁时,长兄英年早逝,一叶成为樋口家的户主。坏事接踵而至,父亲事业失败,不久因病去世,留下一笔巨债。从此,作为樋口家的户主的一叶,挑起照顾母亲和妹妹的重担。1890年,在友人的接济下,举家搬到中岛歌子私塾居住,并在此担任教师以维持母女三人的生计。1891年,田边花圃凭借作品《数之莺》获得一笔稿费,樋口一叶受此启发立志以文养家。具有深厚古典文学素养的一叶,为了获得稿费,不得不创作小说迎合读者,这是何其惋惜。为了母亲和妹妹,她以文养家独自奋斗着,甚至抛却尊严到处借钱。

樋口一叶自觉承担着家庭责任,她不会为了个人而抛弃家人与家庭。父亲和长兄撒手人寰,拮据的生活条件,迫使樋口一叶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家人的重任。现实中的一叶,他没有抛弃家人,更没有依靠男人,而是靠自己的双手照顾自己的家人,一叶表现出的坚强,是当时乃至现在大多数女性所不具有的品性。

樋口一叶的作品体现出两大主题:情爱的渴望与金钱的匮乏。其笔下的人物形象,除了反复登场的爱情悲剧中的善男信女,其次便是在金钱操控的社会中过着苦难生活的社会底层人民。《岔路》刻画了一位对肯定自我、肯定个人力量的女性形象。阿京是个无依无靠的苦命人,似乎从懂事开始就做着缝衣制服的行当,这样的阿京并没有抱怨生活的不易,她从容淡定地面对琐碎的生活,也是个善解人意乐于助人的人物。

一叶在现实中所面临的经济重担和没有余欲的生活,成为其小说背景创作的素材来源之一。其笔下女性人物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承担起照顾家人的责任,并在这份责任感的驱动下,对靠自己的能力照顾家人和拥有美好未来产生了一丝信心,进而萌发了自我肯定的意识。然而,经济的束缚在激发自我肯定

意识的同时,也是抑制自我意识表达的诱因之一,导致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不敢过于表现自我而自愿妥协,这一点甚至成为自我意识表达的软肋。面对窘迫的经济条件,无论是阿峰对自己行为的肯定,还是阿京对自己能力的肯定,都是自我意识的表达。然而这种在经济被动下产生的自我肯定,经不起现实的考验,是极其脆弱的。一旦遭遇打击,就会感到自我怀疑并做回原来的自己,回到自我沉默的状态。

4 结语

在近代思想的冲击下,一叶笔下女性人物在情感和尊严上表达着自我需求,如《十三夜》中的阿关、《亲梅竹马》中的美登利,这些女性人物,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日本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成长历程。然而,在自我意识觉醒后,由于外在的和内在的种种因素,他们又只得屈服,最终陷入迷失状态。这是樋口一叶文学中所表达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局限性所在。导致这种局限性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封建国家制度和世俗之见对女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个人境遇导致的自我妥协。前者体现着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和近代思想的软弱,后者则是作者自身的自我限定在小说人物身上的投影。

参考文献:

- [1][日] 福泽谕吉.劝学篇初编[M].东京:岩波书店.1959年:29.
- [2][日] 福泽谕吉.劝学篇三编[M].东京:岩波书店.1959年:43.
- [3] 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46.
- [4][德]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4:212.
- [5][日] 和田芳惠.樋口一叶研究[M].东京:筑摩书房.1987:233.
- [6][日] 樋口一叶.樋口一叶全集.第三卷(上)[M].东京:筑摩书房.1976:157.

基金项目:项目名称:《日本明治时期女性文学中的自我意识表达——以樋口一叶和与谢野晶子为中心》;项目编号:2021KYZZ02075。